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四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四十)

撰 傳 心 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紹興十有四年】歲次甲子。

金熙宗亶皇統四年。案是月癸丑朔。

春正月丁巳。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械爲大金報謝使。瀛海軍承宣使知閣門事鄭藻副之。以金來賀正故也。

己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曄等辭行。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燕射密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爲例。

趙甡之遺史。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月。又書從例。使副酒各四大金瓶。

瓶并器合盡與之。會要不載。當考。

乙丑。故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特贈右朝奉郎祕閣修撰。以行可父右通直郎致仕伯能有請也。先以官其一二子。至是復官其一孫。

初。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罷樞筦也。上命存部曲五百人。俸賜如宰執。丙寅。世忠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謀謨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嵬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次翁以舊職致仕。次翁自言疾勢

困重乞納祿故也。太師秦檜憐之。餽問不絕。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令本貫福州居住。龜年爲御史。嘗論秦檜之罪。至是寓居四明。右司諫詹大方奏。龜年昨緣詔附匪人。搢紳不齒。今當朝廷清明之時。自宜退聽深藏。而乃覆出爲惡陵壓百姓。干撓郡政。害及一方。上覽奏曰。此豈士人所爲。乃有是命。

己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張叔獻陞敷文閣待制。

辛未封普安郡王婦郭氏爲咸寧郡夫人。給內中俸。郭氏祥符人。故奉直大夫直卿孫也。

癸酉侍御史李文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

丁丑詔四川路內藏錢帛。竝易輕齋赴行在。惟絹以本色。

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藥玉或岷石爲之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

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趙子偁既卒。詔侍從台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煥、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竝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

庚辰奏。檜進呈上曰。初議養宗室子。今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

熊克小厯云。普安郡王瑗以父子偁厚外制集有華觀

身故。乞持服。日厯議狀。全文不云。王自陳當考。

瀛海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充大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東軍承宣使。

日厯不言所以程敦厚外制集有華觀

察使傳忠信改除制詞云朕方務昭大信以固圉故推長利而正名可溫州觀察使

二月壬午朔尚書工部侍郎王煥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從所請也。

癸未宰執奏榷貨務茶鹽推賞事上因論祖宗茶鹽之法納粟於邊請鈔於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議變易上又曰朕因前日金使須要射以謂武備不可一日弛深慮邊事寧息諸軍稍怠朕見造金銀椀將因暇日親閱用此旌賞以勸激之。熊克小廝載此事於二月戊寅

案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正月
二十六日不知克何以差誤

少傅鎮潼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樓炤兩易左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楊椿改本路提點刑獄

公事時諸路漕臣多獻羨餘獨椿無所獻帝曰今瘡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掊克以資進身耶。

乙酉左朝奉郎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敦儒爲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丁亥召川陝宣撫司使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將磨勘酬賞等事收還省部卻將軍旅事務便宜施行故吏部以爲請焉靖州乞依舊置新民學教養溪洞歸明子弟以三十人爲額從之

戊子國子業司高閱等率諸生上表請視學手詔宜允故左朝奉郎劉長孺特贈二官錄其家一人以

權華陰縣日死事故也。

長孺已見
紹興九年

己丑福建安撫使葉夢得乞將見拘留海船。與不係籍船戶輪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間積欠亦可放。」秦檜曰：「自來諸州各乞放積欠爲惠不均。欲令戶部取諸路之數條可蠲者以聞。」上曰：「善。」因言朕頃在山東、河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銅吏下鄉催科。此適足資其爲姦耳。乃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以前拖欠。竝與蠲之。放欠指揮在此日癸巳今並附此。熊克小厤載福建帥司所奏在甲申今從之。日厤中興聖政內史臣曰：聖人中心之仁。誠猶穀之有種也。上因海舶之請而逮及於逋負。蓋其愛人利物之誠。根於聖性。故有以感發之。而仁不可勝用矣。」

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六人。以內侍充鈴轄。

三十一年
六月罷。

甲午上諭大臣曰：「昨嘗降旨諸軍揀汰人數。令便招墳。可嚴切行下。不然。閹損軍額。不可不慮。恐緩急誤事。時皇太后築外第。有遷徙居民處。命臨安倍支船挈之費。仍對撥官屋居之。毋令失所。」

二事熊克小厤繫之三月甲子。

今從
日厤。

乙未鈞容直乞推賞。上曰：「可與支賜。」仍降旨爲第一次祇應有勞。今後竝依此體例。庶絕其後來希望耳。丙申上謂大臣曰：「近見鄭剛中奏減民間科須數目不少。朕聞之頗喜。自是四川之民當少蘇矣。」給事

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戊戌初令四川都轉運司歲撥總制錢一百七十三萬餘緡市輕齋竝細絹四萬七千餘匹綿四千五萬餘匹赴鄂州總領司樞管自去秋以右護軍統制田晟所部隸馬司故取其贍軍錢帛至今蜀中號田四廂錢是歲四川始取稱提錢四十餘萬緡以備軍費詳見十八年四月乙酉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高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高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高奏於上高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轍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高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聞之卽奏高贖貨營私窺搖國是高再上章求去上命以資政學士出守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乃有是命同知大宗正事士禩請宗學生以百員爲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炤過闕入見卽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劉才邵祠部員外郎王觀國竝罷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二人皆以附万俟高爲腹心中懷異意自作弗靖若久在朝必害至治乃以才邵知漳州觀國知邵州軍器監陳康伯權尙書吏部侍郎尙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吳秉信守右司員外郎倉部員外郎王循友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奉國軍節度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檢校少保以將還鎮也

三月壬子朔上謂大臣曰聞臨安府官地民閒見佃者近日頗爲豪強所奪至毀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舊給與小民癸丑秦檜等奏選除武崗軍守臣上曰猺人當安不可擾烟瘴之地遣兵討伐視他處尤難不可不慎乙卯輔臣進呈諸路未發上供錢糧數上曰江浙京湖積年拖欠皆虛數紹興十年以前除形勢及第二等以上戶外悉蠲除之仍出榜曉示官吏故違許之越訴於朝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建康府

丁巳以右護軍選鋒左右游奕軍爲馬軍司第五至第十將管軍田晟部曲始至行在故也

庚申戶部尙書張澄乞諸路坑治委的有名無實去處今憲漕司別立酌中課額仍覺察無令有力之家計囑幸免致下戶受弊上曰寧於國計有損不可有害於民若富藏於民猶國外府不然貧民爲盜常賦且將失之此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資善堂翊善從所請也權禮

部侍郎段拂兼資善堂翊善

嬉免兼資
善必有說

丁卯改岷州爲西河州金人避阿骨打諱更
爲祐州至是改之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

改四川宣撫副使去陝字日厯無此今
以會要修入

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中興聖政史臣曰治道莫盛於堯舜而夫子則明堯舜之道退御
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閱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竝與坐講畢賜諸生席於
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閱三品服熺與學官皆選官諸生受官免解賜
帛如故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學校以教之王政之本也樂育人手著義之義也士不素養而求一旦之用猶兵不素練而責其一日之戰也太上皇帝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慮其未廣又下增員之令醫之嘉穀種之力者獲必豐養之至者才難何虛矣

詔今後臣僚有面刺大字或燒炙之人許入見時諸將多起於羣盜上旣命更迭入朝統制官李用者
面刺雙旗閣門以爲疑故審於上而有是命此以會要增修

壬申太師秦檜言陛下文德誕敷干戈載戢乃者祇謁先聖遂幸太學躬行之化乃在斯舉臣不勝慶幸
乞宣付史館仍許拜表稱賀上曰非卿力主和議兵革休息則學校何由興所請宜依故事熊克小麻云上幸太學言者以
爲盛事乞宣付史館蓋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實錄院修撰兼資善堂翊善段拂試中書舍人兼職如故國子司

業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閱權尚書禮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聞之移書責問曰太學者明
人倫之所以在也閣下召自閑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乎及見請視太
學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所請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敵國懷王不還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

以強力姦詐加於其君使不得死其僭勝於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嘗膽宜所以必報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外國之人得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外國之君此中華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隱躬擐甲冑與天下士夫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爲敵封園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爲有大功乎閣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懇懇而爲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之也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閣下目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敵以苟安之事猶悵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倫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文具之典又爲之詞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業掃地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業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麻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況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則必與之俱矣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秉信守起居舍人 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

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唱爲異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爲未便。詔永宗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何備鑑曰。竄王庶。檜怒其不附和議也。竄

李彌遜而此心無愧之張九成。既與之編置。不肯附和議之解潛亦從而謫居焉。王次翁之力排趙鼎。則喜之。孫近之請召張。浚。則惡之。生殺廢置惟已所欲。異時賢士五十三人。皆欲置之死地。獄成未上。而檜則自斃矣。天之所欲。又豈人之所能爲哉。

癸酉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陛下聖學曰躋實難其人。上曰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若不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陋儒。溺於所聞。眞泰山之於邱垤也。乃以御史中丞李文會兼侍讀。右諫議大夫詹大方。權禮部侍郎高閔。竝兼侍講。閔仍兼資善堂翊善太學博士陳鵬飛兼崇政殿說書。尙書禮部侍郎秦嬉兼直學士院。

乙亥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閔言。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閔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後上又悉贊七十二子。

丁丑左奉議郎敕令所刪定官李朝正守尙書吏部員外郎。司農寺正宋覩爲金部員外郎。覩。歙縣人。初見紹興十一

年七月

戊寅尙書省勘會趙鼎李光折彥質該去年郊恩合行檢舉。詔更竢一赦取旨。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撫

司參議官王銓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綸詔遷一官。

己卯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復端明殿學士。右宣教郎新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志行乞戒飭諸路帥臣監司將前後所承寬恤民力及恤刑詔書恪意奉行違者重實典憲上曰二事皆切中時病方今兵革旣息惟寬恤民力欽慎庶獄是爲急務可令有司申嚴立法行下。

庚辰召諸軍應有刻板書籍竝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夏四月癸未葬柔福公主主旣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甲申詔刑部將半年以上未結絕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監司責限結絕內日月稍遠者取問因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滯獄也。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上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爲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鄂專主其事將作監丞蘇籀面對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籀初見紹興三年九月

左承議郎

林待聘充敷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待聘初免喪乃有是命責授左朝散郎祕書少監漳州居住孫近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筠州居住范同竝復三官提舉江州太平觀近興化軍同池州居住用尚書省檢

舉也。顯謨閣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曾懋卒。

丁亥秦檜乞奏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堯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吳敏、上皇曾諭宰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樓炤曰：上皇聖諭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祕閣修撰知虔州薛弼言江東鎮民居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適符上元甲子之歲。此殆天發其祥。非人力所能爲。詔侍從同觀。仍送史館。

庚寅皇后謁家廟推恩外家。

甲午執政奏呈得泗州牒。金人復索淮北人之在南者。上曰：第令邊臣報以朝廷見依誓書發遣。蓋誓書所載淮北人遣歸者。取其情願也。秦檜曰：如此甚便。樓炤曰：早來秦檜所論。仰符聖訓。趙甡之遺史。今年四月。命州縣刷遣前後歸明人發還金國。乃與秦檜奏對之語全不同。

命侍衛馬軍司將官張守忠往福建捕盜。時海賊朱明熾甚。將官武功大夫張深與戰而死。故遣守忠捕之。上謂大臣曰：民愚爲盜。不足蕩平。第憂被驅脅。雖釋其罪。使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

乙未吏部奏以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通判德安府。時令衿以事至臨安。御史中丞李文會論令衿頃在建康爲郎官。適淮西之變。乃以急速請對。實爲大臣游說。陛下察見姦僞。卽賜黜罷。今乃

恬然不顧。依舊奔走省謁於此。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

丙申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寧止卒。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爲報大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閣門事曹勛副之。自是歲爲例。勛仍以嘗將到先朝御筆及編修接送館伴例冊有勞。遷保信軍承宣使。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轉對。乞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策。軾孫也。

辛丑少傅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乞朝永祐陵等殯宮許之。忠厚旣朝陵。將入見。謂寓居新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王銓曰。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婿。而每懷疑心。今當入朝。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銓言。元祐中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建言乞免帶提舉學事。朝廷許之。忠厚喜。卽入奏如銓言。詔可。尋又降旨。武臣帥守竝免繫銜。自是以爲例。此據王明清揮麈錄附入。日屢未見。

甲申少保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上曰。學校旣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

丁未西南小張蕃貢方物。詔廣西經略司受而答之。

己酉詔諸州秋試官所差不足。或無經術精通之人。許於見任祠官中通選。以邵武軍軍學教授宋藻代還有請也。

五月壬子。

按是月辛亥朔

詔左承議郎知筠州范寅賓措置乖方引惹生事可特除名勒停。

寅賓初見紹興二年九月措置事當考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

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以助國用上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足之患其還之右金吾衛上將軍王舜臣復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舜臣徽宗王貴妃之父也靖康初例納節至是特復之詔四川宣撫司就階成西和鳳州募兵赴行在先是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言西邊可募衛兵上諭輔臣曰諸軍招填闕額類是南人恐西北寢損數年之後始見其弊兼諸路軍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閒暇時尤宜整治秦檜曰外議妄謂朝廷講好休兵不以武備爲急不知除戎器戒不虞聖慮未嘗忘也。

丁巳詔祕書省火禁依星城法。

己未御史臺檢法官汪勃主簿黃應南竝爲監察御史應南邵武人也。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初作都亭駟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閱初爲蔡翛之客媚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

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閱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上在經筵嘗謂閱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卽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閱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矣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閱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旣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薦之呼給事中兼侍郎楊愿詢其事文會亦劾閱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卽以言者代之呂中大事記曰自擢如淵中丞而巫伋鄭仲熊李文會之徒除受悉由密啓欲竄逐諸賢則使之露章而論其罪欲斥去執政則使之彈擊而補其闕而臺諫之權在檜矣

丙寅太常謚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

案勗傳爲商英請謚在紹興七年不知此時何以方舉行

丁卯左奉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葛立方言陛下決策定計成此中興親迎長樂之鑾輿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負無前比臣雖淺微惴惴然惟恐讒說潰成動搖國是早夜思之弗置也伏望特降詔旨申敕臣工使之精白一意上承休德如有懷姦弗靖煽惑士流者令御史臺覽察流之四裔永爲臣子不忠之戒從之立方勝仲子也紹興二十九年朱倬論立方嘗請以秦檜不合者立爲黨碑檜雖不從人皆怒罵恐卽是此時也

許引海行法原赦至是用敏修言始除其律焉

戊辰權尙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尙書充大金報謝使以金來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左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愷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左朝散郎尙書吏部員外郎黃達如降一官放罷坐前知南雄州日私役禁軍販易貨物故也事初在紹興十二年十一月達如爲提點坑冶司所案贓汚鉅萬獄旣上雖秦檜亦不能掩僅此罷黜人亦快之

己巳金主始遣驃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雅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遺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襲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右正言詹大方言左朝散郎新知遂寧府蘇符居綸恩之地識慮暗淺朝廷畀之便郡而踰年不行徘徊近地窺伺時事人爲切齒詔降符二官趣之任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尙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甲戌秦檜奏昨日殿宴大金人使執禮甚恭可見其向慕心上曰樂語之類朕亦嘗觀待之厚矣彼安得不然也初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置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直祕閣周葵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